

一部演绎伟大母爱的秀丽诗篇

本书通过对不同的历史背景条件下，一个特殊的有一定知识的农村女性个人命运轨迹的描述，看时代的大变革。从一个母亲对子女、一个妻子对丈夫、一个女人对异性、一个晚辈对长辈、一个公民对社会的巨大付出中，看母爱的伟大，看爱情的圣洁，看女人的尊严，看晚辈的孝顺，看公民的责任。

书中的母亲，绝不是一个逆来顺受的弱女子，她是一个敢于挑战父权，敢于挑战夫权，敢于挑战传统观念的女性。但，为了爱情、家庭、子女乃至社会，她又不得不委曲求全。五十年的风云，吹老了她的容颜，五十载的雪霜，压折了她的脊梁。她用一生的泪水，书写了爱的高尚；她用一生的汗雨，孕育了爱的花香；她用一生的热血，融化了爱的心结，染红了爱的心房！

母亲

温殿杰

一部演绎伟大母爱的秀丽诗篇

母亲

温殿杰◎著

九州出版社
JIUZHOU PRESS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母亲 / 温殿杰著. —北京: 九州出版社, 2013. 10

ISBN 978-7-5108-2390-9

I. ①母… II. ①温… III. ①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
IV. 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13)第 243278 号

母亲

作 者 温殿杰 著
出版发行 九州出版社
出 版 人 黄宪华
地 址 北京市西城区阜外大街甲 35 号(100037)
发行电话 (010)68992190/2/3/5/6
网 址 www.jiuzhoupress.com
电子信箱 jiuzhou@jiuzhoupress.com
印 刷 北京毅峰迅捷印刷有限公司
开 本 710 毫米×1000 毫米 16 开
印 张 20.5
字 数 328 千字
版 次 2013 年 11 月第 1 版
印 次 2013 年 11 月第 1 次印刷
书 号 ISBN 978-7-5108-2390-9
定 价 35.00 元

★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★

一九三〇年。

辽东半岛南部,有两个秀美的村屯。

虎丘村,因村北虎丘山而得名。

村北约千米,是一座海拔四百米左右的山丘,名曰:虎丘。传说有老虎到此一游,故而得名。漫山遍野,片片桃树和片片苹果树,环抱相映,曲径通幽。春天,碧玉满树,蜂蝶弄舞,花香四溢;夏秋,果坠枝头,燕雀欢歌,欲醉心田;冬季,树裹银装,晶莹剔透,目不暇接。

村南约千米,是一条宽三十多米、平均水深十厘米左右,由西北向东南流去的河流,名曰:夏家河。夏半年,河坝锁着的河水乖巧地潺潺流去。河水里,有鲫鱼、梭鱼、沙鳊鲑鱼、红翅鱼、泥鳅鱼、瞪眼儿鱼等。鱼儿们,时而潜底时而跃起。特别是红翅鱼总是高兴地飞出水面跳跃着前进,跃起的瞬间,上体的红翅和体侧那赤橙蓝紫的鳞片在阳光的辉映下,闪闪发亮,夺目诱人。河岸边,顺着水流方向生长着的绿茵茵而柔软的水草里,不时有河虾游出;水草下还隐藏着一个一个小洞穴,手摸进去要小心翼翼的,不然会被河蟹的夹子夹出血来。河床上,淡黄色的河沙里,间歇地镶嵌着一条条白沙、黑沙带。有趣的是那黑沙,只要拿一块儿吸铁石靠近它们,它们就乖乖地附着在上面,而且都特别的守规矩的垂直而立,若用食指轻轻地抚摸它们,它们会乖乖地躺下,但只要手指离开,它们就齐刷刷的又站立起来。冬半年,冰封河面。白天,在阳光的照耀下,犹如镜面闪闪发光;夜间,仍有银色的余光闪烁,特别是在皎洁的月光里,绵延的冰带犹如银河落地。河与坝间的漫滩上,蒿草、锯齿草、狗尾巴草、接骨草等盘根错节,紧紧地搂抱着它们赖以生存的沙土,即使有洪水冲刷,它们也要前仆后继地匍匐在沙土上,沙土也因它们而不被流放他乡。河坝南、北外侧,均为宽宽的、长长的茂密的树林子,有杨树、槐树、柳树等

村东约百米,是一条土马路,宽不到五米。这条贯穿南北的路,把金湾镇、

亮宏镇、孝智村、大于村、三间屯、虎丘村、穆家屯、铺店镇等穿在了一起。路两旁分布着柳树林，间有杨树和槐树，再往东两千米左右是北顺村。

村西约五千米，就是辽南第二高峰——小孤山，海拔一千五百米左右。山上，乔木、灌木、草丛相伴而生。乔木多为槐树，橡树次之，偶有其他树种。山虽不高，但登顶俯瞰，仍有“会当凌绝顶，一览众山小”的豪迈。特别是每年的五月里，珍珠一样的槐花，一串串的挂满山野，槐花那特有的芳香，虽未近之已香气扑鼻。无数的小蜜蜂儿，欣喜若狂的穿梭于串串的花蕾之间，透明的翅膀快速的舞动并频频叩首，采集着，采集着……

坐落在这儿的虎丘村，有百来户人家。村北到虎丘间、村南到夏家河间、村东马路到北顺村间、村西到小孤山间都是片片耕地；村里，多为草房、土石平房，偶有砖瓦房，交错分布着。村子中心地带，若仔细观察，才能辩出个前街、中街、后街来。村的周围、街的两旁、屋的前后，亭亭玉立的杨树、柳树、杏树、枣树等把村子装点得生机勃勃。

三间屯。传说最初只有三间毛草房，故而得名。

屯北是一片长宽各一千多米的耕地；再北是一片南北约五百米宽，东西一千多米长的草地，春夏郁郁葱葱，秋冬悠黄一片；再往北就是夏家河南坝外约五百米宽的林带。

屯南二百多米处，是一条由西南向东北流去的河，名曰大关河。这条河酷似夏家河，美不胜收。河里的水是那样的清澈剔透；河里的鱼、虾、蟹等是那样的繁多悠闲；河里的沙是那样的晶莹柔软。不同的是，河两侧，河与河坝间的漫滩上，生长着以柳条、槐条为主的灌木丛，杂草挤于期间；河坝外是四五十米宽的柳树、槐树、杨树带。再南是大片耕地，期间有几片面积不大的草地，有一个小水库。再往南是个山丘，名曰东山。说是山，海拔也不过三百米左右。山上，乔木、灌木茂密，乔木主要是槐树和橡树。

屯东约一千五百米处，夏家河与大关河在此扭抱在一起，水势强劲地东流而去。丰水期，水势浩荡，风推波涌，滚滚奔流。若发大水，波涛迭起，浪花四溅，一泻千里。

交汇处的北面，河岸边是一条能有十几米宽的柳条灌木丛和草丛，往里是很大很大一片茂密的林地，林地里有各处大片的湿地。这儿又叫“周世银”。这里是各种昆虫、各种鸟类的天堂，也是狼、狐狸等动物的栖息地。这儿最让人发怵的还不是狼，而是长虫。它们藏匿其间，不知何时，不知何处就窜出一条

来,令人毛骨悚然,让人防不胜防。

交汇处的南面:河岸边也是柳条灌木丛和草丛,只是比北岸的窄多了。再往南是很大很大一片稀疏的杨树林,林间有许多水泡子。这些泡子是鲫鱼等鱼类、青蛙等蛙类的乐园。

交汇处的内侧——西侧的三角地带,是一片近千平方米的大沙滩。大沙滩周围是高大茂密的杨树和柳树;大沙滩里间歇地生长着一簇簇的节骨草或艾蒿草等草本植物;大沙滩上随处可见戏耍的蜥蜴;细看,小小的沙鳖虫把沙地微缩出了无数个小漏斗儿;散落在沙地里的小水湾儿,竟然也有小瞪眼儿鱼在遨游;沙地里有各种昆虫。最有趣的是那屎壳郎,牛粪等畜便的残留为屎壳郎创造了大显身手的机会,它们先是在粪堆儿里劳作,一会儿,一个个小粪蛋儿就揉好了,然后它们就“双手”倒立,头冲下屁股冲上,后脚紧紧地搭在粪蛋儿上,倒立的“双手”按在地上前后交替地移动着,奇迹出现了:粪蛋儿缓缓地向后方滚动起来了!因而有了屎壳郎滚粪蛋儿——走回头路的妙语。屎壳郎就这样把粪蛋儿运到了它们要运去的地方。人们对屎壳郎往往是不屑一顾,甚至是鄙视,评价它的大都是贬义的侮辱:屎壳郎吃蛆虫——臭味相投、屎壳郎打喷嚏——满嘴喷粪、屎壳郎敲门——臭到家了、屎壳郎传宗接代——遗臭万年……不一而足。其实,应给它平反、恢复名誉,正是因为它不怕脏不怕累辛勤地劳作,才使得散落大地的畜便快速分解,融入土地而转化为植物所需的有机肥料,并净化了环境。

昆虫的聚集,引来了群群小鸟,黄昏夕阳,光撒沙滩,觅食的小鸟儿尤多。每当牧童从“周世银”放牛归经这里,手挥牧鞭,口叱牛群,牛儿们哞儿啊——哞儿啊——地叫着,总是惊起那一摊觅食的小鸟儿们。

屯西不远就是那条由虎丘村而来向南面大于村而去的土马路。往西是片片耕地,间有树木分布,这里有一条奔向夏家河的小溪;再往西就是坐落在小孤山脚下的小孤村。

在这片土地上,春夏之交的清晨,炊烟四起,百鸟争鸣,特别是野山鸡和布谷鸟的鸣叫,很是吸引人;夏雨停后,蛙声一片,知了鸣东山,蝈蝈叫田野;春、秋两季,北往南归的大雁,高歌长空,七八成群,一会儿人字形的,一会儿一字形的,它们有时飘然而落,觅食于田野;即使冬季,狼、獾、野兔等动物的踪迹也随处可见,尤其雪天,猎人们的袋囊往往都是丰满的。

白天,生机盎然,夜里,仍难宁静!狐狸、黄鼠狼穿行偷袭于农家鸡舍之间。时常有农家,早晨打开鸡舍门儿,眼前是鸡尸一堆,鸡被挨个的吸血了。夜晚的

狼嚎,更是令人心怵!一个人是决不敢走夜路的。大自然的生机与神秘,不能不令人有一种敬畏感!

坐落在这片土地上的三间屯,也就四五十户人家。大关河南岸——河南有十几户,土马路西边——路西有十几户,大多都居住在马路东与大关河河北岸——河北。房舍都是草房和土石房。主居住区,中间有条蔬菜地,从而分成了前街和后街。街旁有柳树、榆树;房后多有梨树、枣树、桃树,偶有板栗树。雨后的街间小路,泥泞得能把鞋沾掉。

这一年的五月和十一月,就在虎丘村和三间屯,先后有两个生命降临了人间。

虎丘村的后街，有一户向南的有着低矮的三间土石平房的农家小院儿。

房屋前：院中间是约一米半宽的过道儿，篱笆墙立于两侧。西侧窗前不远是个鸡窝，往南是一块儿土豆地，再往南靠院墙是茅房，茅房上面是高高的葡萄架子，刚刚露脸儿的绿豆粒大小的葡萄，像串串的绿珠挂满架顶，望之则口水欲滴；东侧窗前不远处是黄瓜、豆角等蔬菜地，架上仍垂吊着尚未成熟的果实，往南靠院墙是个猪圈。院门、院墙外，街道两旁排列着几株柳树。房屋后几米处，散布着几棵果树，有杏儿、有枣儿；再往北不远处，有一排参差不齐的柳树和杨树，其中一棵高高的杨树上还有个喜鹊窝。

房屋内：进门儿即“正厅”，靠门两侧分别是两个土灶台，两个风匣子挨着锅台，西灶台北是个水缸；稍往里就是进东、西寝室的侧门儿；再往里，正中放一个大堂桌子，桌两侧面是一对儿拉门儿，这堂桌即是饭桌又是碗箱子，桌两边各有一条长板凳儿；“正厅”北是后门。

进东侧门儿即正寝室，南边儿是土火炕，芦苇子炕席，炕尾叠摆着整齐的被褥；北侧地上摆着一个大躺箱子。

进西侧门儿，南边也是土火炕、芦苇炕席，炕尾摆着两个不大的炕柜；地下有一个粮囤和大缸，有铁锨、铁镐等工具。一切都是那样的整齐有序。

五月二十日，上午九时许。“正厅”里。

李广胜，身高一米八五，长方脸，黑黑的头发、浓浓的眉毛、高高的鼻梁、厚厚的嘴唇，虎背熊腰。他站在后门那儿，好似一堵墙。他正看着那儿棵果树，嫩绿的杏子挂满枝头、枣树也绽放着绿珍珠般的花朵，看着那一排杨柳树，看着远处蔚蓝的天空。昨夜一场透雨，使片片树叶更加油绿，在微风的牵扯下，在阳光的抚摸中，悠闲地飘舞着。突然，“喳喳喳”“喳喳喳”那棵高高杨树上的喜鹊窝里的那对喜鹊跳了出来，互相点头地叫着。敲响了他的耳膜，吸引了他的目光。他瞩目着那对喜鹊，他发现，这对喜鹊和往日有所不同，它们交替着，一会儿一

只飞去飞回，一会儿另一只又飞去飞回。而且，每一次回来都要先钻进窝里待一会儿才出来。每一次它俩都互相地点点头儿叫几声：“喳喳喳喳”“喳喳喳喳”，叫得是那样的悦耳沁心。他断定：它们一定是有宝宝了，一窝儿可爱的小喜鹊出世了！他想：好兆头，好兆头啊！今天的一切都是好兆头啊！玉莲一定能给我生个大儿子，一定能！

他转过身来，在“正厅”里来回走着。一会儿用左手的拇指和食指捏着下巴，一会儿倒背着手，一会儿双手合十，双目微闭地祈祷着：“玉莲啊，玉莲，千千万万要给我生个儿子啊！”

寝室里，他的妻子吴玉莲在炕上痛苦地呻吟着，并不时地发出生产的痛叫声。

他的大闺女李连弟，靠站在“正厅”与寝室的北门框上，一脚门里一脚门外的，两只眼睛一会儿跟着爹爹走动的身躯转悠，一会儿回头看看炕上痛叫的娘。

他的大姨姐吴玉梅、弟妹王秋菊、接生婆曲氏都在紧张地忙碌着。

“哇一哇”一个新的生命诞生了。

“是小子还是丫头？”他急切地问道。

接生婆曲氏回道：“是个没把儿的。”

听罢，他的脑袋嗡的一下，犹如一盆冰水扣到了头上。他垂头丧气的离身走出了后门。他想：唉！真是人算不如天算那，给大女儿起名连弟也不管用啊。可没有儿子，怎么传宗接代啊！你看人家二弟，生个儿子，老爷子多高兴啊，视如掌上明珠。连着几天，他都闷闷不乐，对妻子和孩子都不闻不问。

这天早晨，“我说妹夫，”吴玉梅实在看不过去了，把李广胜堵在西屋，俩眼瞪着他，气愤地说：“不是我说你，你是不是过分了，啊？都五天了，你一个人躲这屋里，也不看看孩子和我妹妹，连个屁都不放！你整天郎当个大脸，给谁看那，你到底什么意思啊？啊！我照顾自己的妹妹是情分。可你不能总这样啊？啊！”

吴玉梅和吴玉莲就姊妹俩，爹妈都因病没钱医治而早早的去世了。她特心疼妹妹。

李广胜自知理亏。很不好意思地看着吴玉梅，歉意地说：“好了大姐，你别生气。我这就过去。”

“我妹妹还等你给孩子起名字呢。”吴玉梅也缓和地说。

吴玉莲看到心爱的丈夫进来了，顿时面露喜悦地说：“广胜，这孩子好可爱的，你瞧瞧多像我啊。”

可她心里仍不安,觉得对不起丈夫,没能为他生个儿子。

李广胜不情愿地看了孩子一眼。

孩子亮晶晶的双眼一闪一闪地盯着这个让她感到亲切的人,小嘴儿微微一动,俩嘴角上扬着冲他甜甜地笑了。可她哪里知道,爹爹最想看见的是儿子,而不是她这个令爹爹心冷的女孩儿,她一出世就遭到了爹爹的冷落啊。

看着闺女那甜甜的笑,他的心为之一颤,顿生爱恋。他面部的肌肉开始放松,露出了一丝笑意。

丈夫的笑意让吴玉莲的心掉了下来,“你说,我也不争气,又给你生了个丫头。”她一边仔细地打量着丈夫一边说。

“嘻!”李广胜深吸一口气道:“算了。这丫头还真像你,这眼睛我看比你都漂亮!还真挺可爱的。”

“就是那小厚嘴唇像你。”

“是、是。我觉得哪儿有点儿像我,就是没看出来。嘴唇像我,像我。”李广胜已面露笑容。

“那你给孩子起个名字吧。”

李广胜皱了皱眉头,左手的拇指和食指一个劲儿地捏着下巴。想了一会儿说:“就叫李连小,小名儿连小子吧。”

吴玉莲想:一个漂漂亮亮的女孩子,起这么个名字,真不可她心啊。可她知道丈夫的心病,不生儿子,他死都不能瞑目。“那就依你。但愿连小子能给你连出小子来。”

李广胜深情地瞅着妻子说:“那你也得努力啊!”

吴玉莲也深情地瞅着丈夫说:“我也多么想生儿子啊!那样你在家族中荣耀,我也有地位。不是吗?”说完她闭上了双眼。

李广胜知道妻子累了,“你休息吧。”说吧,他再看看孩子。

连小子那双亮晶晶的大眼睛,依然在盯着他,两嘴角依然微微地上翘着。

三间屯,屯东的前街,大关河约二百米处,有一户四合院儿的人家。

大院正北是五间土石平房,就是正房——上房。大院正南是门房,东侧一间房,然后是大门洞,有一对大木门,西侧是三间房。正房东面是三间土石厢房、两间大牲畜棚,牲畜棚南墙和门房东墙之间是茅房,正房西面是大墙,大墙内侧由北而南依次是鸡舍、猪圈和大车棚,棚墙即门房后墙。房门前是一条东西向的街道,往南五十米左右,是一条由西北而南穿过屯中间又折向东,即由西

向东流入大关河的不足两米宽的小溪——无名溪。再南就是大关河北岸的林带了。厢房东侧就是北通后街，南奔大关河南岸的路。路的东侧偏北，靠近大关河北岸的树林子，是老彭家的场院子，有三间低矮的窝房，据说这里就是当年有三间茅草房的地方。

上房中间是厨房，东、西各有两个寝室。东侧第一间是彭日云和冯氏老两口住的；东侧第二间是彭日云十四岁的二闺女彭喜珠（冯氏带来的）、十岁的三闺女彭喜月住的。西侧第一间是彭日云的儿子彭廷先和儿媳余蓝小两口住的。

大闺女彭喜梅已嫁到连家沟的老连家了。

门房西侧挨着大门洞那间是老爷子彭胜兴住的。

所有房间的家具都特别普通和简单。只有彭廷先小两口房间结婚时做的那个红松木的大立柜，算是最耀眼的了。

所有人穿的几乎都是家染布，多是蓝不蓝、黑不黑、灰不灰的颜色，有的还白瓷呼啦的。

十一月二十日。

彭日云、冯氏，天刚蒙蒙亮就起来了。

彭日云，摸出烟袋，锅儿朝下嘴儿朝上，按进拴在烟袋杆上的小烟包，灌上一锅儿，掏出来，俩嘴唇一叼，划火点着，左手端着烟杆，吧嗒吧嗒地抽上了。这是他的习惯，也是他最大的爱好了。他无论在哪儿、无论何时抽烟，总是眯着双眼，好像睡了似的，所以人们就给他起了个外号叫“老瞌睡”，其实，这是他长期起早贪黑劳累的结果。

“勤劳吃苦是我们家族的传统，节俭忠厚是我们家族的法宝。”彭日云总是跟他的儿子彭廷先讲：“你他妈了个臭屁给我记住了，今天的家底儿来之不易，都是你爷爷和你爹我给人家踢门槛子几十年，辛辛苦苦、拼着命挣来的，都是从牙缝儿里一点点儿挤出来的，可不能败祸在你手里。我告诉你！”

冯氏正收拾屋子呢，她是天天如此。

冯氏也总是跟儿媳余蓝讲，其实是经常地教训她：“告诉你，你给我听好了，我嫁到老彭家起，就是起早贪黑地干，操持这个家。你既然嫁进门儿了，就得像我一样干，别想享清福。要享清福，还轮不到你！”

“爹、娘，早晨好！”彭廷先来到东屋道。他和余蓝是天天早晨要过来请安的。要是晚了，冯氏就会到厨房去骂：“怎么，还想懒到日头照腚啊。”

彭日云点点头，继续吧嗒吧嗒地抽着。

“你媳妇怎没过来啊？”冯氏不悦道。

“娘，儿正要跟您说呢。”彭廷先赶紧接话说：“余蓝说，她肚子痛，是不是要养孩子了？娘”他有点儿慌急的说。

冯氏是过来的女人，当然明白的。她儿媳头胎的女孩儿丢了，这回可千万不能大意了。“走，娘过去瞧瞧。”说着她和儿子就到西屋了。

余蓝见婆婆来了“娘，”说着欲起身。

冯氏用手按下儿媳：“别动啦。”

“娘，我有点儿怕。”余蓝说。

“怕什么怕，又不是没养过孩子，不就是母鸡又下个蛋吗？”

“哎呀，肚子痛啊。娘。”

“快，快去把你王婶儿叫来。”冯氏一边说一边用手使劲推着儿子。

彭廷先急急地跑了出去。

接生婆王氏就在前街的西边住，离彭家很近。

上午十一时左右。

“哇一哇”一个新的生命来到了这个世界。

“恭喜恭喜啊！”接生婆高兴地说：“冯大姐，你可以抱孙子了。”

冯氏，看看有“把儿”的孙子，在瞅瞅儿媳，她笑了，之前她在儿媳面前几乎就没露过笑脸儿。她高兴地说：“我的好儿媳啊，你是给老彭家争气了。你爷爷、你爹就盼着你能给他们养个大孙子啊！”其实，她已在享受着当奶奶的喜悦了。

自从到了老彭家，余蓝还是第一次看到婆婆这样开心，第一次得到婆婆的夸奖。她看着婆婆，也露出了得意的笑。

彭日云坐在厨房桌子东边的凳子上，还吧嗒吧嗒抽烟呢。彭廷先坐在桌子西边的凳子上等候着，彭廷先的两个妹妹正忙活呢。

闻听儿媳为他养了个大孙子，一向不苟言笑的彭日云，脸皮明显变得松弛了。看着儿子说：“他妈了个臭屁，你小子还真行，咱老彭家的香火可以继续了、香火可以延续了。”他清楚，他爷爷、他父亲、他、他儿子，一直都是单传。

彭廷先当爹了，那喜悦更是无以言表。他的嘴角控制不住地往两边延伸着。听他爹这么一说，“嘿嘿”他的大嘴就毫无保留地咧开了。他的嘴和耳朵本来长的就特别大，即使不笑，那嘴角和耳坠的距离就已经很近了，这一咧嘴，俩嘴角往上一挑几乎和耳坠连上了。他懂，他爹只有在两种情况下骂娘，一是生气，二是高兴。

喜珠、喜月当姑姑了，自然也很高兴。

“爹，”彭廷先看着彭日云问：“您看给孩子起个什么名儿好呢？”

“这得问你娘去。你爹我斗大字不识一个，问什么问。”彭日云心里明白，说也白说，这得他老婆做主。

“过来狗剩子。”冯氏在里屋叫道。

彭廷先听见他娘叫他“哎”了一声，就赶紧进了西屋。他看着余蓝，余蓝也看看他，俩人会意地笑着。

“娘，我爹叫您给孩子起名字呢。”彭廷先看着她娘说。

“娘听到了，”冯氏说：“你爹范日，你范廷，我孙儿这辈儿范……”

“玉——”冯氏皱着眉头琢磨了一会儿说：“不是说玉成好事，玉成什么什么吗？就叫彭玉成吧，小名儿大成子。”

“好，这名字好。”彭廷先赞道：“不像我，叫什么狗剩子。”

冯氏瞪着儿子说：“不叫你狗剩子，你恐怕都活不到今天。”

彭廷先：“嘿嘿……”。

余蓝对这个名字很满意：“娘，您起得真好。我也喜欢着个名字。”

余蓝怀里的彭玉成好像也听懂了似的，两只小眼一眨一眨的。

“快，给你爷爷报喜去。”冯氏催儿子道。

其实，喜月腿快，早跑门房告诉她爷爷了。

彭廷先一进他爷爷房门，彭胜兴就更高兴了。嘴丫、耳丫也要连到一块儿了。彭廷先长得特像彭胜兴，眼睛大，耳朵大，嘴大。所以他特喜欢这个孙子。现在孙子又给他养了个从孙子，不仅仅是四世同堂了，更主要的是彭家香火又可延续了。他看着孙子说：“他妈了个巴子，好，好啊。”

“爷爷，您从孙子大名叫彭玉成，小名叫大成子。”彭廷先说：“是我娘给起的。”

“他妈了个巴子，好，好啊。”彭胜兴继续说：“他妈了个巴子，等明几个，你再给爷爷我养个从孙子出来啊。”

彭廷先：“嘿嘿……”

二

时间如珠。秒秒相串,分分相串,时时相串。串成日,串成月,串成年。

李连小在母爱的拥抱着,在父爱的呵护中,在姐姐的陪伴下,在这个欢声笑语的家里,快乐幸福的度过了三年。随着年龄的增长,记忆的加强,感悟的深化,她虽然不能理解,也不可能理解真正的快乐幸福是什么,但她的心就像无瑕的白玉、晶莹的宝石,美丽而纯洁。在她那双美丽而亮晶晶的大眼睛,到处都是新奇,到处都是喜悦,到处都是生机。她的分分秒秒、时时日日、月月年年一切都那么美好。每当爹爹领她们全家到爷爷家,那么多人,又那么热闹,尤其和宝强哥一起玩儿的喜悦;每当跟娘到大姨娘家,跟德水、德江哥玩儿的快乐;每当跟姐姐玩儿,来到中街那个私塾馆时,朗朗的读书声,让她好奇、着迷;每当夏半年跟姐姐、宝强哥,或德水、德江哥他们到夏家河玩儿,抓鱼捕虾的、在河里翻滚洗澡,特别是玩儿水冲沙人儿,先用手挖沙建沙坝,把河水先堵住,再在沙坝下游堆个大沙堆儿,抓一把水沙,由手指缝往上面滴小沙人儿,然后开坝放水一冲,沙堆一会儿坍塌,沙人儿落水,更是让她如痴如醉。

三年来,李广胜在爱妻的体贴中,在两个闺女的天伦之乐里,开心地生活着。特别是出生时让他冷落了五天的二闺女连小子,越来越惹人爱,二闺女真是一块宝贝啊。当他劳累了一天,拖着疲惫的身躯回到家里,“爹爹。”二闺女就会张开双臂,跑上前来,他稍一蹲,二闺女就搂抱他的脖子,在他脸上深深地亲一下。然后两只嫩嫩的小手就会抚摸他的面颊,令他心醉。劳苦带来的身躯的酸痛,顿时就烟消云散了。

一天夜里。

“玉莲,你给我养了宝贝闺女啊。”李广胜躺在妻子身边说。

“当初你气的都不理我娘俩了。”吴玉莲道。

“我不是想要儿子吗。”他辩道。一边说一边把手伸到妻子的肚子上,转圈地抚摸着“哎,你这次的肚子特别大,我看一定能给我养个大儿子。”

“我也不清楚，这回这肚子怎这么大。”吴玉莲说：“其实，我更想给你养个儿子啊。”

“那我们家可是锦上添花啦。”

“你在祖宗那里就有交代了，在爹那儿就有荣耀了。我也能抬起头了。”

这三年，李广胜对妻子更是恩爱有加，但又总是跟妻子唠叨养儿子的事。

吴玉莲也深感丈夫对她的爱，但也深感丈夫要儿子的心病是越来越重。她自己的心理压力也不断加大。

转眼间，吴玉莲快要生了。

李广胜欣喜不已。他有希望了。其实，他一直没告诉妻子，这期间他找过算命先生，算命的说：“下一胎肯定是儿子，而且还是双胞胎。”他一高兴，还给了算命的很多钱呢。

吴玉莲看着丈夫似乎超出她想象的欣喜，总是报以甜甜的微笑。

李连弟、李连小看着爹爹的欣喜娘的微笑，就高兴地蹦啊跳啊。

四月十九日，下午六时许。

阴沉沉的云层遮住了日薄西山的余晖。

小雨沙沙的下个不停。

低矮的屋内明显的阴暗了起来。

吴玉莲的姐姐吴玉梅，李广胜的弟妹王秋菊、接生婆曲氏等女眷，再次里里外外地忙活着，迎接新的生命的诞生。

李广胜，自从算命以来的欣喜，此刻也消失了。他仍旧忐忑不安地在“正厅”里走来走去，不时地用左手的拇指和食指捏着下巴。

大闺女李连弟依旧站在三年前站着的位置那儿，一会儿眼睛跟着爹爹转悠，一会儿回头看看炕上呻吟的娘。

二闺女李连小则跟在爹爹的身后走来走去，她似乎要为爹爹分忧。

“连小子啊，别跟在爹爹后面好不好？”李广胜有些心烦。

“爹爹，你老走多累啊，坐会儿好不？”

李广胜知道是孩子走累了。他一把抱起闺女：“我的好闺女。”

李连小那亮晶晶的大眼睛，紧紧盯着爹爹没有一丝笑容的脸。她突然搂住爹爹的脖子，张开小嘴儿，使劲亲了一下爹爹的脸。

李广胜心血涌动。平时，每当他累了、愁了、闷了，他就抱起女儿：“来，闺女，亲爹爹一下。”他就有一种什么都解脱了的感觉。

屋里更暗了。家里仅有的两盏洋油灯都点燃了,“正厅”一盏,寝室一盏。

“哇——哇”一个生命出世了。

“是小子,还是丫头?”李广胜急不可待的问。

寝室里谁也没吱声。

他又提高了嗓门儿问:“是小子还是丫头?”

还是没有回话。他感觉不妙。

这时只听寝室里的吴玉梅问:“怎么还淌血?”

“好像还有一个。”曲氏说。

外屋的李广胜也听到了,他想:是的,算命的说是双胞胎,而且是小子。

“看,出来了,出来了。”吴玉梅喊道。

“啊,怎么是一只脚?”曲氏惊愕。她想:接生那么孩子,还是第一次遇到这种情况。她有些惊慌。她定了定神儿后对吴玉莲说:“大妹子,还有一个孩子,你再使使劲儿啊。”

吴玉莲已是满头大汗,她那里还有劲儿啊。

“妹妹,”吴玉梅一边给妹妹擦汗一边安慰说:“再坚持一会儿啊。”

吴玉莲微微点着头。可她明显感觉到这个孩子太难养了。她深感力不从心。

流着汗、流着血的吴玉莲,已是筋疲力尽了。

“不好了!不好了!”吴玉梅冲出屋子惊叫道:“广胜,我妹妹流血不止,而且,孩子——孩子生不出来了!你快想办法,快想办法啊。”吴玉梅已急地流出了眼泪。

李广胜扔下怀里的李连小,腾的冲进寝室。

李连弟抱着妹妹也跟了进去。

“怎么会这样,怎么会这样?”曲氏也根本没想到会如此,“这可如何是好,这可如何是好啊?”

庙堂里长杂草,真是荒(慌)了神儿了,所有人都手足无措。

“广——广——胜,”吴玉莲挣扎地喊道,她感到血已流尽了。

“玉莲,我在这儿,”李广胜紧紧攥住了妻子的手“别怕,没事的,没事的。”嘴这么说,可他心里明白,这里没医院、没大夫,最近的铺店镇有,可至少得一小时路程,哪来得及啊。他随心急如焚,却是束手无策。

“广——胜,”吴玉莲的大眼睛微微的拉开了一点儿缝隙,微弱地说:

“我——怕是不行了。对不起,没能为你生——生个儿子。”

“不!玉莲,我不要儿子了,不要儿子了。我要你,我要你!”

“我——走后,你再续一个,好为你——生儿——儿子。”

“不!不!玉莲,”他紧紧抱住妻子,把脸贴在妻子的脸上说:“你不能扔下我和我们女儿啊,你不能啊!”

“但,你——要答应——我,把女儿们,拉——扯——大”

“我答应,我答应你,玉莲。”

吴玉莲用尽最后一点儿气力,把微弱的目光投向了姐姐吴玉梅,嘴唇微微地颤了颤。

吴玉梅紧紧攥着妹妹的另一只手,她感到妹妹的手已经凉了下来,眼看着唯一的妹妹闭上了双眼。她懂得妹妹为什么最后把目光转向了她。她,滚滚的泪水哗哗地流了出来。“我的好妹妹呀,你怎么就这样走了啊,你怎么能不要姐姐了啊,你怎么能扔下刚出生的孩子啊,我苦命的妹妹啊!”

“玉莲,玉莲!”任凭李广胜怎么喊,吴玉莲那双美丽的大眼睛再也睁不开了,那甜甜的微笑再也看不见了,怀着另一个未出世的婴儿永远地离开了他。他们青梅竹马,相爱这么多年,除了没生儿子,他给她擗过脸子外,就再也没红过脸。男儿有泪不轻弹,只是未到伤心时。这个大汉,再也控制不住自己了,泪水夺眶而出。“玉莲,你放心地走吧,静静地睡吧。”他仍紧紧攥着妻子的手说:“当着你、姐姐、孩子的面儿,我发誓,今生决不再娶。我一定要将三个闺女抚养成人。”他把脸再次贴到妻子的脸上继续说:“为了表明我俩的爱,见证我俩的爱,我们的第三个闺女就叫李玉莲,你说好吗?”

李连弟、李连小嚎哭着扑向娘的怀里。

李连弟:“娘,娘啊,你说话呀,你说话呀娘,你怎么不说话啊,娘!娘!”

李连小:“娘,娘啊,你别睡,你别睡,你睁开眼啊娘!睁开眼睛啊娘!娘啊您睁开眼睛啊!”那亮晶晶的大眼睛像泉眼一样,泪珠串串涌出。她感到心都揪揪到嗓子眼儿了,憋得喘不上气儿了。

四只小手在使劲地摇着吴玉莲。

王秋菊怀里刚出生的李玉莲:“哇啊,哇啊!”撕心裂肺的哭个不停。

外面的雨哗哗地下着……